

臨川縣志

250.113  
36

道光三年重修

歸

川

歸

書

縣學尊經閣藏板

序

志之為言記也。謂積記其事也。凡史傳記事之文，皆曰志。志之作也，綦難而志之脩也，尤不易。何也？蓋其體同乎史，其義主乎因史。

貴直言，因宜核實，苟不得其人，以膺斯任，恐揚厲鋪張，無徵不信，則雖脩猶未脩也。臨川縣舊有志，起自宋淳熙嘉定間，趙屠二令載在明永樂大典，缺焉不



脩

本朝康熙初年胡令亦堂始  
訂為志時當兵燹之後又  
奉徵書欲去僛促告成前  
志所傳概未之見乾隆戊  
午歲李令燮菴請於閣學

李穆堂先生泚筆釐正先  
生固理學名儒博洽淹通  
才擅良史邑人皆矜式焉  
且因讀禮家居故毅然而  
脩輯肇於己未仲秋成於  
庚申初夏追補闕亡辨論

異同志於是遂稱完備嗣  
後七十餘年至嘉慶丙子  
歲秦令筠谷續之得十二  
卷本名聞見錄稍資攷證  
而事尚不能無所遺己卯  
秋余由崇仁丞來宰是邑

讀志乘思有以補之緣將  
入都引

見釐訂未遑道光壬午年七月  
言旋仍膺臨篆正值奉文  
續纂江西省通志飭令於  
本地紳耆內擇其學問優

長存心公正者數人分路  
採取各事實竝另舉才品  
卓越衆所推服者一人總  
覈明確適前任四川合州  
刺史紀慎齋先生解組歸  
里其識超然其才卓然其

德粹然學貫古今胸羅經  
史足與李穆堂先生輝映  
後先余乃再四敬延先生  
不余遐棄擇期就局日與  
鄭漱香諸君增廣舊聞校  
讐繁簡精勤倍致越一載

而書成凡仰以觀天文俯  
以察地理與夫水利田賦  
風俗兵衛名宦秩官人物  
古蹟藝文著述學校書院  
制度典禮諸大端燦如炳  
如詳所當詳略所當略合

舊志而未嘗炫異較續志  
而不以矜奇無偏私無虛  
假人心世道關係攸宜由  
是而梓行之知有功於考  
獻徵文并以供夫

聖天子之問俗省方良非淺鮮

是法史也亦善因也雖起  
趙善譽屠雷發兩宋令暨  
李穆堂先生而質之必共  
相嘉美即後世之繼起續  
增者殆不能不率循乎斯  
志也夫道光三年歲次癸

未九月既望知臨川縣事

姜銓撰



道光壬午 邑侯劉公以臨川志乘殘缺不可以再綴屢致書大奎屬以纂輯之事 大奎方臥病未能赴秋八月 邑侯姜公回任復趣之于是輿疾來謁卒不得辭然是時與其事者鄭君

湘蘭何君劉育游君秦階三人何君是冬計偕北上游君以衰老辭去惟鄭君與余始終其事蓋舊志距今八十餘年板多漫漶前邑侯秦公雖有續志一編其書本名聞見錄僅誌其聞見

所及而一切典章政事官師選  
舉營建興革載在圖冊掌之書  
吏者又率皆以霉爛不能備檢  
閱以是余與鄭君菟輯考錄兀  
兀然越一寒暑而始畢其中缺  
略不備不能不有待於後之增

訂者蓋多矣雖然志之關係於  
人其大端有二前代陳明水先  
生之序嘉靖府志蓋嘗言之矣  
今詳略雖不能同而其於此無  
不同也明水之言曰天地設位  
而成能贊化於其中者人也郡

守縣令是民之師帥也學士大  
夫是民之望也守令明政教以  
移風易俗則可以唐虞其民士  
大夫敦道藝以薰陶鄉閭則可  
以鄒魯其國况有若魯公身春  
秋之義象山得孔孟之心其風

烈精神所以立懦開來者至今  
煥若日星赫若風霆非吾徒與  
後賢所當交修以光斯志者哉  
明水之言如此由其言而思之  
觀斯志者於星野祥異凜然見  
天之道於山川形勢疆域灼然

見地之理於水利田賦風俗兵衛名宦秩官殷然見幼學壯行之必有其具於人物古蹟悚然見此身之必不可苟後世之必不可欺於藝文著述惕然知文章之必不可根於道德吟詠之

不可不謹於性情於學校書院制度典禮決然知學術之不可不正趨向之不可不端斷然不忍陷溺於功利之習而稍徘徊於理欲之介如是則志雖缺略而其關係於世道人心之重

者固未嘗不在此則賢侯之  
所望於吾黨而吾黨之所以求  
光斯志以報賢侯者之不容  
以不亟也大奎雖老猶當與邑  
人士共勉之鄭君號漱香博學  
精敏是編釐正之功為尤多云

道光三年歲在癸未冬十月之  
朔邑人紀大奎慎齋謹識



臨川縣志舊序

胡志序一

詹惟聖

郡邑之有志猶朝廷之有史也古者天子之史太史掌之邦國之史小史外史掌之故列國之風謠皆得以上諸天子昔孔子言夏殷之禮而志慨於文獻之不足故不敢筆之于書豈幸生明備之朝職民社之重而不能考獻徵文以佐採風之未及乎考周官已有縣正之設第春秋之時郡小而縣大戰國則郡大而縣小而以百里之提封計之則皆古侯服也故必

臨川縣志

舊序

一

與郡志各爲一書而後民俗之興衰政治之得失不病於遺而亦不虞其溷乃往往以附郭之故并其志乘而亦附之則亦宰蒞茲土者安於苟簡且或以其事姑委之後人以致相沿泯闕將利弊之沿革莫稽歲時之灾祥失紀歷任之循良不登簡牒挺生之賢喆漫付沉淪賦役不知增損於何時食貨不知產植于何地城池之濬築與水利之疏通不知創于何代名蹟之流傳與山川之形勝不知屬在何隅文章不著并幽潛之節孝勿彰風俗不詳則習尚之靡濇莫

辨是豈徒一邑之闕典歟予奉

天子命視學西江受事伊始輒移檄諸郡縣徵取志書以代輜軒問俗之意未幾行歲試事按部臨汝胡令曰臨邑向未有志雖志切網羅授梓尚有待也今王正錄科於撫則已勒成就缺而問序於予予竊歎其才之敏而裨益于臨者大也蓋同一志也而爲修爲創則有辨修之者踵厥成書加以釐定其爲力也易矧之者肇所本無傳諸不朽其爲力也難以故搜採必詳考訂必覈好惡必慎而不私去取必嚴而不濫斯

臨川縣志

舊序

二

足以勝編修之任而開踵事之先今以胡令之識學與才毅然獨開誌事之始慮無不詳且覈慎且嚴者况珥筆于簿書旁午之時招撫于地方兵燹之後其慘淡經營更有什伯于尋常者哉夫麟經爲編年紀月之書亦第魯史之舊名耳然成之尼山遂不言修而言作左氏復躬覽載籍廣記而博言之遂爲千古史家之祖司馬溫公作通鑑旣厭其過詳更著舉要歷胡文定又作舉要補遺故文愈約而事愈備胡令接洙泗之心傳紹文定之家學故能以其紀事之才

不用之於邑志今且以

內詔行矣其書具在可考而知也後之君子有過都歷國以採風問俗爲心者取而覽焉覺五峯三市之間其爲民俗之汗隆政治之得失無不瞭若指掌以此作大邦之文獻不重有賴歟則其成此志也謂之志而卽謂之史其誰曰不宜康熙二十年孟春月穀旦賜進士第提督江西全省學政加一級年家眷弟詹惟聖頓首拜譔

胡志序二

陳洪諫

臨川縣志

舊序

三

余讀周官分六職以爲治自星緯山川田土人民以及禮樂戎兵刑禁之事而至於工菑之微各以其類相屬洪纖罔不具載乃嘆曰此周公所作一代之成書也其後世載乘之所始乎先王之治天下何其詳而有法也壤埴之厚薄風土之剛柔民數之盛衰物產之饒縮必徧知之是以披圖而知天下不出戶牖而得其所以爲治故不周知天下者不可以治天下不周知一郡者不可以治郡不周知一邑者不可以治邑蓋興亡治亂具于一代之史而風俗民物詳於

一 郡國之書則郡邑之志其可闕乎乙卯余承乏昭武而胡令之來治臨以丁巳之春其時荒城建閩宿莽屯軍余與胡令披荆棘繕城隍共艱難以父茲土也招徠則軍旅之征行不息撫輯則饋餉之徵發有期而且悍伍與勞民相格也轉調與蠲貸相妨也大軍之後又災沴昏亂之屢見也胡令以明敏剛果之才設施有序興舉有方補苴有道本經術以飾吏治朞年而事理民安最上政府

今天子召天下邑令之賢且能者以補諫職胡令奉徵書

臨川縣志

舊序

四

治裝有日矣慨然念邑乘之闕而修輯之閱月而卷帙成依義分目勒爲一書或謂其遜蒐博採之勤也豈知胡令四年之間巡行于山川坳牧周咨于父老獻者而利害損益之數又皆朝夕綢繆以爲保障苞桑之計見聞之所及者廣知慮之所用者專鉅細遐邇廢興沿革如炬照于庭數計于指是以知之明而言之確也觀胡令之書可以知胡令之政矣稽天文輿志則知分野作邑無殊于今昔也稽井牧以禾秉桑麻之數知曠土之就耕稽賦役書丁口而知流亡